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郑晓龙执导、高满堂编剧,这样的组合让剧集《冬去春来》一播出就冲上收视高点。谁都没想到,比电视剧更火的,是章若楠、林允两个年轻演员的亮眼表现。

《冬去春来》的故事锚定在上世纪90年代,剧中人物是一群怀揣文艺梦的年轻人,他们相聚在简陋的“冬去春来”旅馆:想当编剧的徐胜利、执着歌唱的庄庄、渴望演戏的沈冉冉,有音乐梦想的陶凉凉、先锋派画家曹野,他们带着微薄积蓄与满腔热忱而来,迎面撞上房租窘迫、试镜碰壁、才华被轻视的现实。没有天降贵人,没有金手指开挂,有的是天桥卖艺、剧组打杂、挤在小屋里互相打气,在生存与理想的夹缝里,一步步靠近心中的光。

编剧在这群北漂人身上,植入了我们常常听到的普通人都市追梦的真实模样。尤其是庄庄、沈冉冉这两个女主角,一亮相就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,她们自然、细腻的表情中,透露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女孩的高辨识度,加上富有时代感的着装,一下子把观众带入那个年代的气息。不得不佩服导演郑晓龙的选角眼光犀利,章若楠和林允双女主,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命运,演员与角色完美贴合,成为整部剧的最大亮点。

剧中的双女主设定,并非简单的性格互补,而是两种截然不

章若楠林允演绎追梦女孩



同追梦姿态的碰撞,林允饰演的沈冉冉与章若楠饰演的庄庄,一个带刺傲娇,一个温润坚韧,看似反差极强,却都藏着追梦者的倔强与柔软,两个人物不是扁平化的人设,而是在故事推进中变得鲜活立体。

章若楠饰演的庄庄,是影片中最具治愈感的存在。庄庄是怀揣音乐梦想的温州姑娘,孤身奔赴北京,刚落地就遭遇学费、生活费被偷的绝境,从满怀憧憬的追梦少女,瞬间沦为身无分文的漂泊者。章若楠对这个角色的演绎,胜在“柔中带刚”的层次感把控,初到北京时,她眼神里满是对舞台的憧憬,笑容干净纯粹,带着未

经世事的青涩;流落街头、摆摊求生时,她褪去稚气,眼神中多了几分隐忍与坚韧。庄庄这个人物形象很讨喜,看似有心计,不论是面对刚刚见面傲气的沈冉冉,还是充满敌意的师母,都能轻松化解,但这种心计一点不让人讨厌,她对感情的追求非常纯净,面对生活的刁难始终温和却不妥协。

最令人动容的,是章若楠对角色内心破碎感与力量感的平衡演绎。当被家人质疑、在电话里承受指责时,她没有号啕大哭,只是眼眶泛红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忍住,嘴角微微颤抖,将委屈、不甘与对梦想的执着尽数藏在克制的情绪里,把平

凡女孩在现实面前的无助与倔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镜头中的庄庄,即使红着眼圈,大波浪的发型衬托着白净的面容,打动了观众,她在“走穴”时因为唱老歌被起哄,能温柔而坚定地换一首流行歌曲。庄庄这个角色既有小人物的烟火气,又有不被生活磨平的理想主义,层次递进自然。庄庄是章若楠演艺生涯中的重重一笔。

如果说章若楠演绎的是向阳而生的柔韧,那林允饰演的沈冉冉,则诠释了带刺生长的锋利。沈冉冉是怀揣演员梦的湖州姑娘,初到北京时,一身复古装扮,带着大小姐般的傲娇与挑

剔,对合租的简陋环境满脸嫌弃,与人相处时嘴硬心软,看似不好惹,实则是用尖锐的外壳包裹内心的脆弱与不安。林允精准抓住了角色“外冷内热”的核心,将沈冉冉的傲娇、窘迫、倔强与脆弱层层剥开,让人物极具真实感。

在《冬去春来》之前,我对林允的印象还停留在她周星驰的《美人鱼》中的角色,这么多年过去了,当她以沈冉冉这个形象登场《冬去春来》时,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是一个带着明星梦来北京的女孩,她非常漂亮,林允的扮相非常美,这个美中带着点傲气,因为之前演过小角色,沈冉冉内心已经把自己当作明星了,但这种认定又带着不确定性。她初见庄庄时,用凌厉的眼神、略带疏离的语气,演出了沈冉冉试图伪装的“底气”,可廉价的衣物、反复斟酌的开销,又悄悄暴露了她北漂的窘迫,这种外在气场与内在现实的反差,被她演绎得恰到好处。

沈冉冉的追梦之路并不顺利,当她一次次试镜都失败时,情绪爆发极具张力:她摔门发泄,满脸委屈与不甘,往日的尖锐瞬间瓦解,露出少女最真实的脆弱。林允彻底跳出了过往灵动少女的表演定式,把沈冉冉从伪装坚强到直面现实,从迷茫彷徨到坚守初心的成长轨迹,演绎得层次清晰、有血有肉,让这个看似“不讨喜”的角色,变得共情力十足。

双女主的对手戏,那么生动、那么美丽、那么养眼。庄庄的温柔包容,慢慢融化沈冉冉的尖锐外壳;沈冉冉的直率勇敢,也给了庄庄直面困境的勇气。她们是彼此的镜子,照见了北漂女孩的孤独与坚守,也让观众看到了追梦路上最珍贵的陪伴。

“大海风”的辽阔与激荡

□夏莹

自荣膺“2025年度好书”并从年初开始连续上榜多家权威文学榜单以来,赵德发的《大海风》引发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。这部聚焦海洋、凝视时代的长篇小说内蕴的力量,正在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。

从礼贤书院暖洋洋的操场跌入冰冷刺骨的海水,《大海风》开篇的一场海难,远不止是对那昭衍跌宕起伏命运的文学预设,更是个体被抛入历史洪流那一刹那的成人仪式。那家的商船“来昌顺”号在归途中遭遇大海风,船老大纪老和少东家那昭衍先后挥斧砍向桅杆,这奋力一砍的姿势,正是人的理性和意志在对抗不可抗力时一个悲壮的定格。十九岁的昭衍侥幸生还,他随后接过的却不仅是家族的重担,更是整个剧变的时代抛给先行者的发问:当传统的航路已不可靠,新的罗盘将指向何方?赵德发为小说设置的这个起点,其隐喻的深意在于,它揭示了人与海洋相遇的本质,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简单叙事,而是一场永恒的、充满敬畏的对话与角力。

赵德发没有把那昭衍写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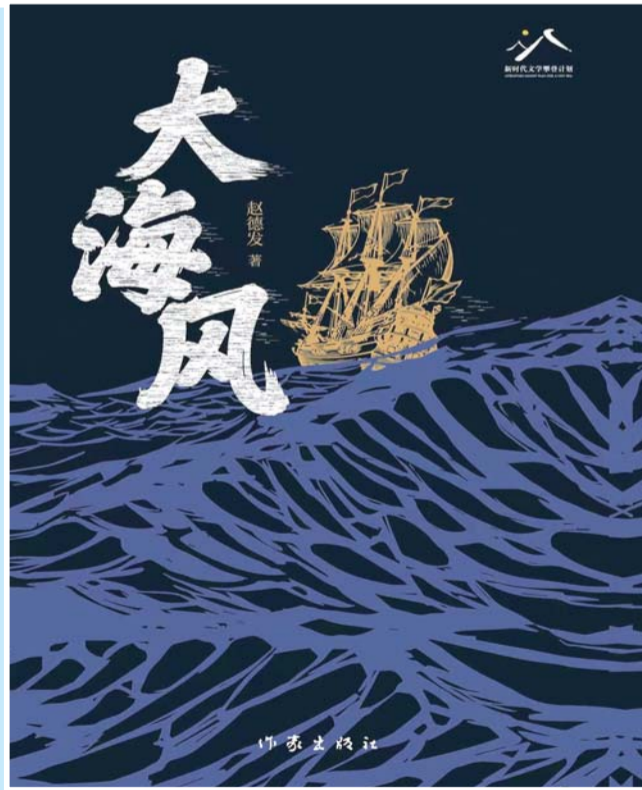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先知式的英雄。马蹄所,作为明代防倭的海防重镇,到近代闯海谋生的港口,其功能的转变就是一部微缩的文明碰撞史。那昭衍读过圣贤之书,又在礼贤书院见识了西洋学问的一隅,因而既不能完全接受“地是刮金板”的乡土伦理,也不能获得一个全新的、完备的价值体系。他逼父分家、卖地造船,表面上看是背弃,其实是用极端手段挣脱了土地的血脉牵绊,用近乎决绝的态度把自己的命运抛向更广阔的,也更危险的蓝色领域。他的选择,是在旧航道已沉,新的海图还没有画好的迷蒙当中,依靠一股不可阻挡的“不认命”之勇朝着潮声隐隐约约的方向去探索。从认识张睿这个“代父”开始,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时代潮汐线的试探。在此,赵德发的笔触是冷静的、充满敬意的:历史浪花中的弄潮儿,最初可能是不愿沉没的求生者。

然而,能够读懂大海潮汐的人,却未必能疏通自己内心的暗涌。那昭衍在事业上的发展与在情感上的“徘徊”,构成了他生命中最真实的张力。我们或许会以现代视角去审视甚至批判他在爱情中的暧昧与残缺,但这恰恰是赵德发避开主角完美化窠臼

的深意所在。那更高的目标、更远的航程,就像探照灯一样,不仅照亮了前路,也投下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弱点与阴影。小说对人性的复杂性的呈现,使得那昭衍的形象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成功学模板,而有了悲剧英雄般厚重的质感——他跟上了时代的潮流,但是并不能驾驭自己欲望的暗流。

那昭衍一生中有两次关键的抉择。第一次,海难夺去一切,他选择“再造”,这是对无常命运的抗争;第二次,国难当头,他选择“自沉”,亲手埋葬半生心血以封港御侮,这是对民族大义的奔赴。一句“命里无船”的谶语,在这里可以有双重解读:它既是在世俗层面被视为预言的“应验”,更应当在哲学层面被颠覆——他最终失去的是作为实体的船,但他在此过程中锻造的“精神之舟”,却足以穿越任何意义上的“大海风”。这种在失去中确认存在价值的过程,闪耀着古典悲剧的崇高美。

赵德发对于自己的创作航道有深刻认识。从扎根黄土地的“农民三部曲”,到挺进蔚蓝的《经山海》《黄海传》和《大海风》,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变换或者创作边界的开拓,而是对文明



板块书写的补全。如果说《生万物》是以匍匐于大地的谦卑来探寻农耕文明深植于泥土中的繁衍密码、伦理根系和生生之德,那么《大海风》就是以挺立潮头的姿态来书写海洋文明中蕴含的开拓勇气、商业理性、家国情怀。两者是一阴一阳、一静一动、一内敛一外拓,赵德发没有厚此薄彼,他以厚朴刚健的笔力表

明,对土地的深情眷恋与对海洋的热切向往,都是我们民族血液中流淌的基因。唯有理解《生万物》中“生”的坚韧,才能更深切地领悟《大海风》中“闯”的悲怆,也唯有见识过“大海风”的辽阔与激荡,才能更深刻地反观“生万物”的深沉与可贵。

(作者为山东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